



心香一炷



转眼七八年过去了,一次次目光停留在那张珍贵的照片上,往事就一股脑儿地出现在眼前。生于和平年代,把全部青春留给军营,却没有突出事迹的副连长,没能成为烈士,他就这样长眠在中原大地,守着这一方热土——

我清楚地记得,那是2001年12月31日,副连长王山峰走完了他27年的人生之路。那年,我20岁。

我1999年12月参军到漯河某部,他还在其他连队当排长,印象不深。与他第一次记忆深刻的交往,是在2000年底赴山东潍坊实弹演习时。当时,他已经调任我连副连长,在那次大规模的演习中,同时担任我连火炮的报安员。

作为至关重要的二炮手,我主要负责火炮的高低瞄准控制和人工击发。第一次参加实弹演习,我非常紧张,以至于忘了安装高低限制器,那是一个看似寻常的卡子,却能限制火炮在规定的区域内射击,防止伤及前面火炮上的战友。他发现后,照着我的前胸一个重拳,骂了几句。靶机出现了,我在瞄准镜里紧紧地盯着,副连长在阵地后面手执电击发器,下达了射击命令。炮弹呼啸着从炮口飞出,巨大的声响和冲击力,震得大地颤抖起来,我吓得一时忘了在烟雾中继续跟踪目标,呆呆地坐在炮位上。这时,他照着我的脑袋又打来一巴掌,叫了声“快瞄准”。事后他为了我的粗心向我道歉,我置之一笑,我知道,在这种场合,安全是多么重要。

从那以后,我真正认识了他,一个顶天立地的汉子,他的身上体现着一种人格魅力,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排除哑弹,销毁过期手榴弹,不顾个人安全,每次都冲在前头。在随后的几年里,他帮我



没想到,这张照片(戴红花的我与副连长)是我们今世唯一一次合影。

提高训练成绩,教我如何做好副班长,而后又坚持把我调到连部,支持我办连报,为我修改文章。后来,我的各项工作都名列前茅,在2001年11月底,我被连队确定为士官预提对象。

老兵退伍的前一天,连队会餐,他和老兵在一块儿喝酒,都喝醉了,他摇着一个老兵的肩

远在天堂的守护

□王忠学

膀,动情地说:回去好好干,别忘了有我在背后支持你们,别忘了常回部队看看。宣布退伍命令后,老兵们抢着和他合影,留队的我,也抢过一朵红花跟他照了一张。没想到,这张照片是我们今世的唯一一次合影,永远不可复制。

2002年元旦前一天,我们一起去市区洗澡,去银行存上他为结婚准备的一笔钱,他还高兴地对我说,春节前就准备结婚了。打车回到营区,他去炊事班制定了元旦食谱,又督促我出一期黑板报,然后就和几个班长冲到篮球场。出黑板报的间隙,我还见他在球场上挥汗如雨,不一会儿工夫,有战友跑来告诉我,副连长退下场,刚站了几秒钟就晕倒了,现在正送往医院抢救。

晚上正观看营里的晚会,排长来叫我,让我找出副连长的新军装。我突然预感到事情的严重性,询问之下,得知副连长到医院后再也没醒来,因为突发心肌梗去世了。连队门前的红灯笼,换成了白灯笼,营区笼罩在一片哀伤之中,我流下当兵后的第一次眼泪,一遍遍地抚摸那身新军装,一次次地呼唤他,恍如隔世。

转眼七八年过去了,一次次目光停留在那张珍贵的照片上,往事就一股脑儿地出现在眼前。生于和平年代,把全部青春留给军营,却没有突出事迹的副连长,没能成为烈士,他就这样长眠在中原大地,守着这一方热土,任老兵们传讲着他的一些琐事。



到嘴里,喉咙里只动了动,就停住了,再也没有力气把这个水饺咽下去了。当天晚上,父亲去世了,嘴里含着那个水饺……

美味的三鲜水饺

□李杰

饺”,那味道你绝对没有尝到过。禁不住诱惑,我只好跟着去了。这次父亲卖的是鸡蛋,城里人那时吃肉吃鸡蛋要凭票,父亲的鸡蛋很快便卖掉了。

我跟父亲进了一家饭店,听父亲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三鲜水饺铺”。此时正值中午,人声鼎沸。我跟父亲找个僻静处坐下来,父亲要了一个菜,一壶老白干,还给我要了一盘水饺,最多三两,父亲喝酒我吃饺子。我在家里虽然吃过饺子,却从没吃过这么鲜美的饺子,咬一口满嘴生香。一盘吃过后还剩几个,我问父亲吃吗?父亲摇了摇头,当时小,不知道父亲的心思,就把那一盘水饺全都吃了。吃完了,我看着父亲,意思是还没吃饱,可父亲的眼光却不看我,父亲是心疼那几角钱,还有一家在等着呢。这顿水饺虽然没吃饱,可我还是美美地吃了一顿“三鲜水饺”。

第二年,国家政策有松动,做生意的越来越多,可父亲却再也不能去城里了,由于常年劳累,他得了癌症,而且已经到了晚期。父亲在病榻躺了半年,人瘦得皮包骨头,临终时,父亲从喉咙里吐出几个字,“想吃‘三鲜水饺’,我活了这么多年,就没吃过”。听到父亲的话,我哭了,当年父亲给我买的水饺,我怎么就没让他尝一口呢?等给父亲买回水饺来,父亲把一个水饺放

那年那月



父亲在病榻躺了半年,人瘦得皮包骨头,临终时,父亲从喉咙里吐出几个字,“想吃‘三鲜水饺’,我活了这么多年,就没吃过”。听到父亲的话,我哭了——

童年的美味和父爱一直在我的记忆中存放了许多年,美味悠长。如今,每到了父亲去世的日子,我都要给父亲供上一盘水饺,算是对父亲魂灵的慰藉。

父母养育我们姐弟9个,小时候家里穷,父亲无奈,只好偷着去城里做点小生意,山果、鸡蛋、猪肉等,都是父亲常买的物品。

那时候物资短缺,生意好做,像鸡蛋这样的副食品,一上午就能卖掉。父亲去城里的时候,姐姐们都没人乐意去,因为那时做这种生意是违法的,常有人把你当成资本主义尾巴来割,碰上这种事大家都怕得紧。在姐妹里我是最小的,还不知什么叫怕,父亲就常带我去,我虽然小,父亲觉得身边有人总有一种安全感。为了能把我稳住,父亲每次去都花上几分钱给我买好吃的。有时虽然自己不愿意去,可禁不住食品的诱惑,每次进城,父亲挑着担子,我像小尾巴一样跟在后面。

一次,父亲被人逮住,鸡蛋全砸了,当那些人知道我们家生活困难,做生意只是为了生活,又没有别的企图,我还是个孩子,又一直在那里哭,这样才把父亲放了。

虽然出了这事,可那时生活贫困,父亲的生意还要继续做下去。他再带我去,我就摇头了,父亲说,这次去我带你去饭店吃“三鲜水

往日回眸

那时就有点不可思议,干吗光给钱就买了一根油条,还非得搭上一两粮票,现在想想,还挺有意思——

票证情怀

□杨建

1955年中国开始进入“票证经济”时代,长达40年之久。作为上世纪60年代生人,我亲身经历了那个时期票证影响百姓生活的种种状态,使有所感慨。

我记忆中儿时早晨上学,父母常常在来不及做饭时,给我们兄妹每人每人一角钱、一两粮票,途中到市直机关粮店早餐部购买当时6分钱一根、外加一两粮票的油条。那时就有点不可思议,干吗光给钱就买不了一根油条,还非得搭上三两粮票,现在想想,还挺有意思!

在众多藏品中,我感觉最有纪念意义的有两件:一件是国内挂号邮件收据。这是一张寄自新疆乌鲁木齐1976年1月6日60斤粮票的凭据。它是当时在部队服役的父母不定期寄给远在郑州的姥姥、姥爷的。在那个特定的年代,显示出父母的孝道及粮票的重要性。

另一件是姥姥用过的一块用工业券购买的上海牌手表。姥姥作为一名有着40年党龄的老共产党员,辛辛苦苦为党工作了一辈子,最后留给我的这件“无价珍宝”将伴我一生。这一点说明了当时的大件商品包括手表、自行车等,都需要工业券才能购买到,票证影响着人们的生活。

随着体制的转变,商品日益丰富,各种票证已从大众眼中消失,我们再也看不到市民为领取票证而排长队的场面,再也见不到人们月月为那定额定量的生活用品而忧心忡忡的……



来稿请寄:郑州晚报副刊崔迎收 E-mail:zzwbey@126.com

Advertisement for wedding services featuring '温馨' (Warmth) and '张萍' (Zhang Ping), including contact information and a list of services.

Large advertisement for '知识层征婚中心' (Knowledge Layer Marriage Center) with contact details and a list of potential partners.